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編

王雲五主編

朱

楊

陳此生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 楊

著生此陳

書 叢 小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朱 楊

著生此陳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完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YANG CHU

By

CH'EN TZŪ SHE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楊 朱

目 錄

第一章	總論	一
第二章	楊朱的根本觀念	二七
第三章	楊朱的人生哲學	三七
第四章	楊朱的名實論	四七
第五章	楊朱的政治思想	六一
第六章	結 論	六六
附錄	楊朱言行集	七四

楊 朱

第一章 總論

第一節 楊朱篇是什麼時代的作品

我們所據以研究楊朱的學說，只有列子書裏的楊朱篇。但列子這本書雜湊而成，已爲學術界所公認。有人說是劉向時代的偽造品，亦有人說是東晉清談家的學說，我們且不必管他。現在我們要討論的，究竟楊朱篇是否戰國時代一種記載楊朱言行的文字，卻被後來編造列子的人胡亂拉入呢？關於這個問題，有好幾位學者，也曾討論，如胡適之先生說：

『列子這部書是最不可信的，但我看這一篇似乎還可信，其中雖有一些不可靠的話，大概是後人加入的。但這一篇的大體，似乎可靠。第一、楊朱的「爲我主義」是有旁證的，此篇說他的

爲我主義頗好。第二書中論「名實」的幾處，不是後世所討論的問題，確是戰國時的問題。第三、列子八篇之中只有這一篇專記一個人的言行，或者當時本有這樣一種記楊朱言行的書，後來被編造列子的人糊塗拉入列子裏面，湊成八篇之數，此如張儀說秦始皇的書，如今竟成了韓非子的第一篇。』（中國哲學史大綱）

胡先生承認楊朱篇爲當時記載楊朱言行的文字，可以代表戰國時楊朱的學說，這是我很表同情的。但他所舉出三種理由，除了第二點我們認爲滿意外，第一、第三兩點，我覺得還是證據薄弱，很容易被駁倒，何以故？列禦寇學說，在莊子、呂氏春秋也有說過的，也是有旁證的，若據此便以爲列子這本書可靠，恐怕有點不當吧！荀子書裏也有篇叫做哀公，專記哀公的問話，難道荀子書裏只有這一篇可靠？而且列子書裏以人名篇的有黃帝、周穆王、仲尼，雖不是一篇全記一個人的言行，而仲尼篇的「孔子曰」已佔着大部分了。

梁任公先生絕對的不承認楊朱篇是戰國時代的作品，並不承認可以代表楊朱的學說。他說：「我看這篇書文章雖然優美，卻是前漢以後人的筆法，試拿來和莊子頭七篇一比，便比出

來。裏頭所講的，完全是晉代清談家的『頽廢思想』；周秦諸子，無論那一派，都帶有積極精神，像這種沒出息的虛無主義，斷斷不會有的。』（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我以為拿些什麼『筆法』來做印證的理由，是很虛渺的；試問和莊周同時或相近的墨、孟、荀……等，有那一個和他的文筆相似？孟子、莊子、荀子，各人有各人的著述，試問怎樣分別孰為戰國時代的筆法而孰不是？莊、孟、荀既各有不同，若認孟是戰國時代的筆法，則莊、荀皆非；莊是，則孟、荀皆非；荀是則孟、莊皆非。我們既不能必定或莊、或孟、或荀為戰國筆法，則亦不能說楊朱篇必非戰國筆法。至於說楊朱篇完全是晉代清談家的『頽廢思想』，此乃近於主觀的武斷，更不足以為證據材料。『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天下無對，制命在內』這種理想，怎可以說沒有積極的精神？退一步說，如果以他所講的『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為頽廢思想，然則老子之『不為先』、『曲全』、『苟免於咎』和莊子齊物論所說：『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蒙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

有不芒者乎！』這種思想，謂之極頹廢亦可，難道我們亦可以據此而斥老子、莊子爲晉代清談家所偽造？我以爲楊朱篇確是當時一種記載楊朱言行的書，被編造列子的人強行拉入的。

甲、淮南子汜論訓說：

『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朱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我們看了幾句話，可以想到淮南王安的時代，總該會有一種記載楊朱言論的文字；如果是不然的話，他們何以知道楊子非墨子的學說？細查古籍，莊子對於楊朱，只有幾次與儒墨……並舉而斥之，和兩次老聃問答的話；孟子亦只言其『爲我』、『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荀子、韓非子亦略載其言行；呂氏春秋則只有一句『陽生貴己』。總沒有楊子非墨子的話。是則淮南子之所云，決非根據以上所列各書。而別有所見而言了。但楊子非墨子的話，又僅微露於楊朱篇。楊朱與禽滑釐問答一段，是則淮南子之所云，根據楊朱篇無疑。他們雖然沒有指出楊朱篇，但『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一語，確可以總括楊朱篇全部精神。考淮南王安之著書，約在漢初文帝年間，是則楊朱篇爲漢文帝

以前的作品，而非劉向時代所偽造，更非東晉清談家所偽造，於此亦可以確定。

乙、漢書藝文志裏，載有列子八篇，劉向的序有說：

『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人間未有傳者。』

觀向所言，用不着慎思明辨，亦可以決定楊朱篇是從別處胡亂拉入。姑勿論列子這本書是漢景帝時代的人編造，抑或是劉向那班人所偽，如果楊朱篇是編造列子的人一手偽作，又何至弄成『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之書？其實列子書裏頭和楊朱篇二義乖背的又何止力命？即如黃帝篇說：『養正命，娛耳目，供口鼻，燦然肌色，奸黷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歎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侍，徹懸鐘，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這和楊朱篇的『當身之娛，非所去也』、『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更不似一家之言了。其餘列子書裏各篇的學說，差不多通是佈滿神祕的氣味，和楊朱篇那種堂堂皇皇的發揮爲我主義的言論一較，真是截然兩事。再看張湛的序說：

「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并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興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

據張湛所言，我們應該注應者，劉向時代所發見的列子——初本列子，究竟是否一定爲漢人編造，尙是問題，但最遲亦不能在劉向以後。——至晉代永嘉之亂以後，又經大大的改組。張湛雖然說他的祖父「參校有無，始得全備」，難保當時不插入他們的意思，所以列子之被後人疑爲東晉學理，亦半因於此。但他又明說：「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是則劉向時代發見的列子之楊朱篇，至晉代改組列子的時候，仍能保存。

丙、列子書裏各篇，差不多有十分之八是東鈔、西襲的，若細細將他分解，大概有十分之六見於莊子，有十分之二見於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書；其中尤以黃帝篇、鈔襲得厲害，最少有十分之九是由各書聚攏而成。但只有楊朱篇卻不如此，這篇書裏頭的話很少發見在古代書籍，只有「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這一段話發見在說苑，但說苑不過是劉向所編，成立的年代很

晚，大約他是從楊朱篇裏探出來的。於此，我們將楊朱篇與其他各篇一較，越顯楊朱篇爲一種獨立的記載，和列子原來無涉。

從甲、乙合觀，楊朱篇既見於淮南王安，沿至劉向特指出而言之，再沿至張湛又特指出而言之，則楊朱篇是漢初以來一種有歷史的，有來源的書。從乙、丙合觀，楊朱篇與列子各篇有種種不吻合的顯跡，不過劉向時發見的列子，強行拉入，而張湛時改組的列子仍其舊，則楊朱篇是前代一種獨立的書。

夫吾人聚訟的焦點，在乎楊朱篇是否東晉偽造耳，既證明其非是，諸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何以故？東晉的偽造，清談家之學理也；漢文帝以前的作品，則可以代表楊朱的學說也。何以故？楊朱學說風盛之時，距漢文帝時約二百年，則距楊朱篇成立之時，最多亦百餘年，斷不致全無根據，而憑空杜撰也。秦始皇焚書是焚不盡的老孔墨莊
孟荀……等之書猶存是其證也

然則楊朱篇究爲什麼時代的作品？這問題卻不容易解決，因爲古書遺傳下來，可以給我們研究的材料太少，使我們無從確定。但楊朱篇曾說：

『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

這一段話很有注意的價值，因為我們曉得中國歷史上的太古皇帝，愈古老的發見的年代愈後；如詩經裏只有禹，論語裏卻發見了堯、舜——這是根據可靠的書而言，尚書的堯典，皋陶謨……都是後人偽造，經有定評，故不能引據——所以顧頡剛先生說：

『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的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於是春秋初年號爲最古的禹，到這時真是近之又近了。自從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經過了方士的鼓吹，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自從許行一輩人擡出了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黃帝之前了。自從易繫辭擡出了庖羲氏，於是庖羲氏又立在神農之前了。自從李斯一輩人說「有天皇、地皇、秦皇、秦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秦皇更立在庖羲氏之前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於是盤古氏成爲開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參看讀書雜誌九，十一，十二，十三，

顧氏討論古史的著作。

我們再回看楊朱篇說『但伏羲以來……』可見作這篇書的時候，最古的皇帝只有伏羲，向未有天皇、地皇、秦皇及盤古出見。如果這篇書乃漢人作的，當然會說『盤古以來』。秦人作的，當然也會說『天皇以來』。因為這個道理，我們便可以暫定楊朱篇是李斯以前的作品。

再考伏羲的名字，最始發見在易繫辭，而易繫辭卻是孔子以後的儒家把孔子的雜語湊成的，自然會加入許多儒家後輩的話。但神農之發見，始於許行，而許行則與孟軻同時，所以易繫辭之湊成，最早亦在孟軻晚年。楊朱篇既然能夠說得伏羲的名字，大概也在易繫辭成立以後。因此，我們亦可以暫定楊朱篇為孟子稍後的作品。

雖然，楊朱篇卻又明說『三皇之事，若存若亡……』究竟這三皇是不是天皇、地皇、秦皇？亦不可不研究一下。依我看來，這三皇似是指伏羲、神農、黃帝；因為在李斯之前，已經有『三皇』的名字；即呂氏春秋連舉三皇、五帝的句子也有好幾次，如用衆篇說『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又如禁塞篇說『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愾其意』。考呂不韋著書，約在秦莊襄王末年，而天皇、地皇，

秦皇之出見，乃秦并六國統一天下以後，李斯輩胡謔以悅始皇者；其時呂氏死亡已久，若呂氏春秋的『三皇』不是伏羲……等，難道不韋預先知道將來會有天皇……等發生？——高誘註呂氏春秋也說這三皇是指伏羲、神農、女媧。

總核上說，楊朱篇爲孟子稍後，或李斯稍前的作品，似可成立。若我的假定沒有錯誤，則楊朱篇尤足以代表楊朱的學說。蓋李斯稍前，亦即戰國末葉；距楊朱學說盛行之時，不過七八十年，未經秦火，文獻之流傳自多，楊子學說，焉有不能保存之理！若此篇爲孟子稍後的作品，則更無問題；因爲當孟軻之世，儒、墨、楊鼎足而三，正盛極之際，楊朱篇或即楊朱之徒之所作耳。

第二節 楊朱的年代

楊朱年代，古籍固然沒有提及；關於楊氏的事跡，記載亦不多見，故我們欲確定其爲什麼時候的人，很不容易。而且古人所記，時代不特不同，離異竟至出乎情理以外者。例如莊子說：

『陽子居

陽即楊古相通用如呂氏春秋作「陽生貴已」居即朱音相
同子乃普通通稱謂如鍾子期即鍾期故陽子居即楊子朱

見老聃曰：「有人於

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應帝王）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長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盟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寓言）

據莊子這兩段話看來，楊朱似是老聃的後輩；但孔子亦嘗與老聃周旋，則楊朱最多較少於孔子而與孔子同時。然而楊朱篇則謂『楊朱見梁王』，考梁之稱王，在周顯王十三年（西元前三五六年）。再考孟軻之生，在周烈王四年（西元前三七二年），故梁稱王之年，孟軻已有十六歲。是則楊朱的年代，最早亦不過是孟軻的老前輩耳。又考孔子之死，在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四七九年），距孟軻之生，已有一百零七年。這麼一算起來，如果楊朱可以見着老聃，又可以見着梁之稱王，最少也活了一百六七十歲，安有是理？我們再看楊朱篇記楊朱對孟氏的話：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據此，則楊朱的年代，正當田氏得齊之後，其子孫昌盛之時。考田和得齊，在周安王十六年（西元前三八七年），距梁之稱王，不過三十一年，楊朱既生存在田氏得齊之後，自有及見梁之稱王的可能，是則楊朱篇兩段所載，殊無衝突，兼可以互相證明，似較莊子爲可信。

又楊朱篇載楊朱和墨翟的大弟子禽滑釐互相辯論，則楊朱當是墨翟稍後而及見禽子的人。禽滑釐的年代，雖無從確定，然當公輸般爲楚製雲梯攻宋的時候，禽子已能跟着墨翟同往楚國，則其時禽子最少亦有十餘歲。考檀弓下稱「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公輸般既能爲人請封，當時最少也有二十歲上下。再考季康子之死，在魯襄公二十七年，其母之死，自必在前，是則公輸般之生，大概在魯哀公初年。今假定造雲梯之時，公輸般約五十歲內外，墨翟約三十歲內外，（其時墨子已有弟子三百餘人，最少亦當有此），禽滑釐約十六七歲。那末，墨翟則生於周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間，禽滑釐則生於周定王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之間。再考墨子之死，大概在周安王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這是照梁任公先生的考定），那時的禽滑釐大約五十餘歲。墨翟爲一好辯之士，非難異己之說，不遺餘力。夫與「兼愛」背道而馳，莫如「爲我」，但細查墨子書中，並沒有提及有關